

<<黑蚂蚁蓝眼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蚂蚁蓝眼睛>>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8777

10位ISBN编号：702006877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赵本夫

页数：380

字数：28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黑蚂蚁蓝眼睛>>

内容概要

黄河决口冲垮了已有的秩序和文明，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再面对过往的历史：柴姑变成了蚁王，成天咀嚼着蚂蚁，天生要和大堤相伴相对：老佛从沙土窝里扒出来，维系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腊和大黑牛相依为伴，终成眷属。

黑马来到了荒原，爬到树上安居。

广袤的土地上，万事万物繁衍生息、自由成长，在与狼共舞、与妖作歌的挑战和冒险中，土地成了人类的皈依。

人间的是非成败，最后都由土地包藏化解，凝重博大的土地成为了万物之母。

在悲壮奇绝的情境中，男人们辛苦地劳作，在渴求生存的同时，寻找着迷失的本性，所以女人成了意志和权力的中心。

小说的魅力来自于黄河的波涛，充满了深沉和忧郁，雄浑和神秘……

<<黑蚂蚁蓝眼睛>>

作者简介

赵本夫，生于江苏徐州丰县。

1981年发表处女作《卖驴》，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等近400万字，出版中外文作品集19部。

著有《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及《走出蓝水河》《刀客与女人》《天下无贼》等。

作品被改编成电

<<黑蚂蚁蓝眼睛>>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那一轮浑圆将要坠到大堤上时，她摇摇晃晃地出现了。
落日显得很近，很亲切。

她却显得遥远而荒凉。

当时谁也不知道，她从关外的深山密林里逃出来，已经跋涉数千里，才来到中原地方的黄河沿上。

那时，她的衣衫已经完全破碎，幸好有垂腰的长发披散着，遮住近乎赤裸的身子。
她是疲倦极了。

她扶住村口一棵枯柏树站了很久，神态凄然而冷漠。

两只大眼像含着幽蓝的冰块，发出冷飕飕的光，使人觉得她通体都是冰凉的，通体都浸着仇恨。

她抬头看看光秃秃的枯柏树，上头还有几根干枝。

用手拍拍树身，发出“空空”的声音。

她又拍了两下。

然后，她注视着面前这个破烂的小渔村，冰冷的目光渐渐有了些暖意。

她长长地舒一口气，嘴角泛出纯而野的一点笑意。

之后她一直走进村子，完全没有陌生感。

仿佛，她早就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地方，也早就知道小渔村是她的最终归宿。

打一进村，她就看到了。

泥泞中筑有许多窝棚，是那种渔村特有的窝棚。

窝棚低矮得像羊圈。

清一色用芦苇苫盖。

四面都是泥巴墙，从剥落的泥巴墙里，露出的还是芦苇。

窝棚的排列毫无规则，坟包样散落在一丘丘土岗子上。

窝棚前毫无例外地挂着一串串半干的咸鱼，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

苍蝇成群结队，嗡嗡乱飞。

在窝棚与窝棚间的低洼处，时有几片污浊的泥水。

泥水中插些零乱的木桩、树枝，上头晾晒着破破烂烂的鱼网。

几个补网的老人黑瘦而干瘪，像挂在鱼网间的发了霉的鱼干，枯瘦的手指神经质地动着，在鱼网间穿梭。

这时，你才能确定他们是些活物。

在一个土丘旁，一群赤膊男人正围住一条破船，叮叮当当修补。

汗珠在脊背上滚落，亮闪闪水渍渍的。

旁边站着些女子和孩子，像一群肮脏的乞丐。

小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全是赤裸着，手里几乎都拿着几片鱼干，嘴里咀嚼着白沫，闪出兽锋利的牙齿。

几个女人有的在缝补衣裳，有的在奶孩子，同时噤噤喳喳说着什么。

一个几岁的小孩趴在母亲怀里，双手抱住一只肥长的奶子拼命吮吸。

女人像一头安详的母羊，微微闭着眼，任凭孩子吮咂。

她嘴里同样咀嚼着一条冒着白沫的鱼干，使人想到母羊的反刍。

当陌生女子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全都吓了一跳，仓皇地看着她。

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动弹。

修船的斧子停在头上，手中的针线掉落地上。

那个吃奶的小孩噌地拔出小嘴，惊鹿一样回过头。

他们不认识她，谁都不认识她。

这是个体态长相和本地女子都不一样的少女。

破破烂烂的衣裳不仅没有损害她的形象，反而充分展露了她惊人的美丽。

世间有这样美的女子吗？

<<黑蚂蚁蓝眼睛>>

这人从哪里来？

没人问出口，自然也没人能回答。

“这地方像是草儿洼……”女人梦呓般说了一句，却并不期待谁回答，只是自言自语，而且她把“地”说成“得”还带着卷舌音。

他们都听清了。

依然没人说话。

然后她原地转了几圈，四处乱瞅，看天看地看窝棚看不远处的黄河大堤，似乎在辨别什么，确认什么。

仍然没人搭腔。

大家的脖子全随着她的脖子转，看天看地看窝棚看不远处的黄河大堤。

但眼神却有些松弛了，不再像先前那么惊异。

什么草儿洼？

汉子和女人们全都莫名其妙。

他们估摸她找错了地方。

这村叫石洼，周围上百里也没个叫草儿洼的地方。

“姑娘你找错地方了吧？”

有汉子试探着问。

那女子不理他，继续往渔村深处张望。

那时没人注意，正在近旁补网的几个干瘪老人，正面面相觑，惊得张大了空洞的嘴巴：草儿洼是个早被人遗忘的名字，只有老人们在一起谈古时才偶尔提及。

村里年轻汉子和女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草儿洼正是石洼村三百年前的古名。

这异邦女子咋会知道草儿洼呢？

莫非她和当年的草儿洼有什么渊源？

日怪，三百年！

一窜就过去了。

几个老人几乎同时从记忆深处翻捡起老石匠的故事，天下真有这样的奇事？

他们擦擦眼屎，惊慌地盯住那位半裸的年轻女子，仿佛盯住一匹妖。

那女子并未注意到侧旁的几个老人。

她对周围仔仔细细打量完了，忽然从渔村深处发现了什么，然后拔脚走去。

她只是扫了一眼面前的人们，便旁若无人地从他们中间穿过。

她听到一阵僵硬的喘息。

她径直走过去，径直走向坐落在村子中央的那座小石屋。

在一簇低矮的窝棚中间，小石屋像宫殿一样显眼。

她一眼就看到了。

小石屋果然还在！

那时正是夕阳西下，漫天笼罩着血光。

不是蓝的天，白的云，只见眩目的血光。

那血光晶莹欲滴，似乎一声惊雷就能化为漫天血雨，让整个世界改变颜色。

然而并无惊雷，也无狂风。

连近在咫尺的黄河也停止了咆哮。

滚滚巨浪变得无声无息，温顺得像个胆怯的娘儿们。

天地如一头被勒紧脖子的巨兽，被一把长剑插入心脏，于是血光四溅。

那巨兽颤栗着，哆嗦着，匍匐在地。

那些仓皇看着她背影的汉子和女人，谁也没注意到这一瞬间有什么特别。

他们只觉得这女子太古怪。

连长相都古怪。

但在鱼网间的几个干瘪老人，却惊恐地发现了天地间的异象。

<<黑蚂蚁蓝眼睛>>

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世界在这一瞬间昏晕、窒息。

到处颤栗着令人不安的寂静和死亡的气息。

老人们强烈地感觉到了，但没有说出来。

他们怕极了。

是那种不可名状的惧怕。

过往的和未来的人生艰辛和苦难，都不足以令他们有这样的恐惧感。

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颤栗。

仿佛一个人突然被抛入荒野，周围是黑森林的大林莽，天地混沌一片，涛声阵阵，狼嚎虎啸，猛兽四伏，脚前身后都是蠕蠕而动昂首吐芯的毒蛇怪蟒。

你惊得魂飞魄散，却孤立无援。

没人能搭救你。

于是初民时期生命的原始恐怖，一下子把你击倒了。

你颤抖着跪倒在荒原，泪流满面，喃喃乞求上苍的庇佑……在鱼网间的几个老人，翻着白眼手脚痉挛，纷纷瘫倒在地。

蒙咙中，他们意识到石洼村要有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

陌生女子走进老石屋破败的庭院时，像是再也迈不动一步了。

那时，她的草鞋已经脱底，脚趾头露出来，磨得血肉模糊。

她的黑布衣成了凌乱的碎片，鳞片样在身上披挂着。

胸前胡乱拖缀着一根草绳，稍一走动，就会把布片荡起，裸出两个结实高耸的乳。

可她丝毫没有羞涩之态。

像一个没经过教化的野女子，还不懂羞涩。

长发软软地披散在双肩，垂落到腰际。

那上头沾一些草屑尘土，很不舒服。

她不时挠几下，把头摇一摇，双乳便和长发一起跳荡。

院子里几个男人正懒洋洋地忙着什么。

其中一个突然叫起来“噢噢噢！”

……噢噢！

……”短促而低沉，像发出什么紧急信号。

接着，几个男人都发现了她。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纷纷丢下手中的活计，紧张而缓慢地向一起靠拢。

同时用目光探询着，咋会有女人到这院里来？

咋不认识？

疯子？

野人？

落难女？

这一刻，他们简单的大脑不够用了。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把他们弄得异常亢奋，亢奋得有些紧张。

陌生女子似乎没注意到正慢慢向她逼近的几个男人，只顾疲惫地打量着这个小院。

院子不大，分成前后两半。

但比别的人家阔气多了。

前院是东西两间草屋，低矮得比渔村别的窝棚好不了多少。

满院子挂满鱼网和咸鱼，同样的腥臭扑鼻。

不同的是后院。

院子中间隔一道短墙，当中一个豁口。

透过豁口，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座古老的石屋。

老石屋门前，有一小片明晃晃的水洼。

<<黑蚂蚁蓝眼睛>>

水洼四周和石屋的石缝间长着荒草。

整座院子散发出一股潮霉之气，叫人身上发痒。

大群蚊虫正从角落里飞出。

她抱着膀站住了。

脸上露出一种遥远的回忆的神态。

她似乎见过这里，或者千百次梦见过这里，现在要核对一下梦的真实。

在那遥远的回忆的神情里，惊讶掺和着失望，又有点儿无可奈何的满足。

就是这里了。

不要再向任何人打听。

她嘲讽地笑了笑。

把目光收回到身旁。

眼前站着四个局促不安的男人，全都公牛一样健壮。

她眼睛倏然一亮，好像刚刚发现他们的存在。

但突然间她脸色一寒，跳开一步从腰间拔出一把窄长而锋利的刀子，那好像是一个本能的动作或者一个幻觉，随时准备厮杀。

四个男人惊得闪身跳开，又骇然站住。

死死盯住那把刀子，不知这女子怎么骤然间一脸杀气。

女子愣愣神，用刀背拍拍头，自嘲地笑了。

她把刀子重新插在腰间的草绳上，动作熟练而迅速，就像玩魔术一样。

似乎为了缓和空气，她冲他们笑了。

闪出一嘴白牙就像玉齿。

“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吗？”

声音有些沙哑。

四个男人松一口气。

主人？

当然。

他们几乎同时点点头，忸怩了一下，重新站稳了。

头一个男人尴尬地搓搓手。

表示惭愧。

这个男人上岁数了。

起码在六十开外。

但仍然健壮。

一脸茅草样的大胡子蓬松着，那上头粘几片鱼鳞，很滑稽地吊着闪亮。

他光着上身，下头穿一件肥大的长裤，却又挽到膝盖，显得邋邋遑遑。

看来他是父亲了。

接下来的三个汉子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

或者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你很难判断他们的确切年龄。

几乎一样的高大，一样的健壮，一样的赤膊，一样穿一件短裤。

短裤衩子叫布片更确切一些，刚刚包住屁股和前裆，连大腿根都露了出来。

三人一字排开，就像三尊生铁铸成的裸体，已在那里矗立了千百年，任凭风吹雨打，纹丝不动。

双肩鼓凸处黑红黑红的，像蒙着一层铁铸。

但他们不是生铁裸体，而是三个肌肉发达、筋骨强健的男人。

眼珠子都在碌碌滚动，不离她的身子。

分明一股野气。

显示出过剩的生命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